

無錫周雲青編纂

吳稚暉先生文存

寄售處上海

梅白格路宏昌里第一百廿一號
即在愛文義路新開巡捕房後面

醫學書局

無錫周雲青編纂

吳稚暉先生文存

寄售處上海

梅白格路宏昌里第一百廿一號
即在愛文義路新開巡捕房後面醫學書局

吳稚暉先生文存下

無錫周雲青編纂

寒厓詩集序

余不能詩。亦不好爲詩。故年二十有三。著學籍。適其時瑞安黃體芳。長沙王先謙。茂名楊頤。長白溥良。先後督吳學。建南菁書院。刻續皇清經解。振樸學於東南。講學南菁者。有南匯張文虎。定海黃以周。江陰繆荃孫。慈谿林頤山。余應選入南菁治學。第一日謁定海先生。先生銘其座曰。實事求是。莫作調人。心竊好之。與無錫范蠡許士熊等。遂有志理前史。紀禮詁。不暇爲詞人。同舍未成年而所志同者。有上海鈕永建。永建來南菁之前二年。以十五齡天才。爲楊頤所拔。頤取永建所爲古文詞。邀番禺梁鼎芬評定。鼎芬尤禮重焉。厥後永建棄書肆劍入湖北軍校。鼎芬爲校督。左右之甚至。時長吾曹舍者。爲丹徒陳慶年。慶年爲經師柳興恩姊子。能傳外氏學。慶年好談。常側其頭。唇翕張。格格笑不止。我等年少。往往慕效而狎弄之。彼亦不忤。我等所居爲詁字舍。各自以爲許鄭遷固聚此八舍也。其時院中彬彬文學之上選。產江南者。則有陽湖吳翊寅。金匱

孫揆均。丹陽王英冕。無錫高翔。元和汪榮寶。其尚在童齡者。有無錫杜嗣程。籍六合而家江寧之田。其田。其田才筆肆茂。年十三以神童爲王先謙拔食餽廩。意氣甚盛。頗蹶弛。院之成年長德。皆爲詬侮。嗣程則秀拔俊整。不好弄也。產江北海者。則有籍上海而家泰興之趙世脩。泰興又有姚彭年。童子金鉞。世脩弟子。寬弱常受侮其田。然鉞工李商隱偶體文。其田雖上規騷選。卓然成家。勿若也。敬恆所家無錫。時流年相若。談說文史。與南菁諸子上下者。則有廉泉。俞復。丁寶書。顧蔭孫。裘慶年。昌年。曹銓。及寶書弟福保。福保亦一奇童子。十四五卽通治漢魏六朝數十百家之文。後亦應選居南菁頗久。無錫諸人。每日夕。必聚市間茶舍。名春源者。據其一隅。之晚紅晴翠樓。對九龍山暮靄。雜談訓詁詞章至囂。輒引鄰座驚怪。當時隱隱領袖其間者。則爲廉泉。泉婿桐城吳氏。其妻吳芝瑛。爲吳汝綸弟寶三。學者稱爲鞠隱先生者愛女。才藻懿秀。爲當代閨閣詞宗。泉父宰山東。與泉外舅同官。廉吳兩家。皆好蓄書。泉芝瑛尤癖嗜。故泉家藏書精本之富。甲於邑中。朋曹就鈔借讀。每無虛日。此皆三十年前往迹也。所謂孫揆均者。卽寒厓先生。爲是集作者。廉泉則南湖先生。因集刻己之所爲詩。並刻寒厓集。付余序之者也。寒厓先生之詩。余旣不能詩。如何能序其妙美。唯南湖先生謂寒厓集中詩。當比吾鄉

之勝清作者楊芳燦。余竊不同意。因寒厓集。樸至清老。非蓉裳詩鈔藻思浮揚者可比。廉先生特以孫先生年少爲文。騁才獨往。英流秀耀。近似楊郎。故借評其晚年之詩。言傳世當如之。必非謂爲同值也。余雖不好爲詩。顧未嘗不好誦人之詩。余學南菁日。固名吳朧。命字曰稚暉。老猶殘存此字。名朧之故。因二十歲前。偶得謝宣城集精本。好其詩極篤。至取玄暉之名自名。於詩曾有如是故實。故二十歲後。不暇爲詞人。則有之。不羨詞人之能詩。則殊不然也。唯倔強不肯讀大官之詩。及詩名爲當世濫稱者之詩。所以於古止有謝朧王維黃庭堅陸遊數人所作。時好誦之。因以品論當世。所取亦狹。吾近年以爲後之人欲在吾世求作者。謝王黃陸其人。唯有金匱孫揆均廉泉。長洲江湜。侯官鄭孝胥而已。此余堅僻自信之說。果將如何。此千秋之業。非能以一二人輒是輒非之者也。孫廉兩先生。詩之所造。亦在近十五年。始引吾措意。信其必傳。三十年前。數十詞人。至老乃止。有兩先生之詩可傳。此余序寒厓集而不勝惘惘者。寒厓先生。生長名家。其大父行以上。文采照映。不必殫述。而建節開府。皆勛在並世。先生甯能以詞人自詭。我華自甲午喪師。國勢日蹙。一介之夫。罔不憤發。丁酉歲末。余與南湖先生。並偕山陰陶仁榮。就北京米市衛衛南海館。與南海康有爲。談論國故。雖有爲言皇帝當爲

公僕。心猶未以爲然。然知國事非可以考據記誦了之。則極豁悟。明年在上海。遂與元和陳懋治。共約不復再讀線裝書。旋改定今名。因闕敬與恆。不足任己以天下之重。故命名以自箴。壬寅春暮。與寒厓先生。同挈子女去日本東京。擬治歐羅巴之學。乃未及兩月。因上海吳慕良。與慶蔡鐸等。欲以自資入成城軍校。公使蔡鈞。持例格不與送。吳興錢恂。方爲湖北學生監督。說之不效。吳汝綸又說之。亦不聽。余與寒厓先生。遂率同寓少長二十餘人。強桐城先生。同造使署。堅請至夜半。不肯行。蔡鈞遂召日警扶余等出門。連日東京留學華生。羣往譁詰。蔡鈞因喉日政府。以妨害治安之罪。罪余及寒厓先生兩人。並置東京獄。流逐返國。警吏押余等上新橋火車。新會梁啓超。特從橫濱來別。解至神戶。復留羈守所一宵。明晨。遂登神戶法蘭西郵船。山陰蔡元培。慮余等途中遭迫害。遂中輟其東遊。同舟共返。自是寒厓先生。亦改名道毅。其有任重天下之意。亦可知。顧爲學非盡人可能。而爲國則能者衆多。既不忍以能而無所用者。與人爭爲學。復不敢以盡人所可能者。與人爭爲國。是則雖無端而抱任重之志。正如古人所謂大夫繁憂。方有四面靡所聘也。余則二十餘年。僕僕海內外。不名一掌。孫廉兩先生。亦至今窮老鄉國。清之季年。長白載濤良弼輩。方欲起先生等。任要職。南湖先生浮沈郎署。

不之應。寒厓先生彼時方奇困。亦甯出關西行。任小吏。丐食免死。但冀引彼輩日高尚。或挽回敗亡。所以仍取詩詞。與良弼吳祿貞等唱和不絕。良吳殺身之禍。皆未能挽救。而詩境却相引益深。此卽寒厓集等之所自產也。以兩先生名德碩望。清才閎學。僅僅使以詩集與後人相見。在國家爲大不幸。至於小己。正有可以自慰者。十年前余居倫敦。美利堅之總統羅斯福。挈其女漫遊英倫。其女所謂外交界之花。倫敦報界學界。爭歡迎之。羅女甫下車。卽問西朋斯德寺何在。彼將置百務。急欲先謁鄰尼孫墓。鄰尼孫者。百年內英之詩人。死行葬禮於西朋斯德寺。比隆於我國配食孔子廟堂。其詩尤傳誦於美國人人之口。按其流品。正卽與陸劍南等同價。劈絲繡之。團扇畫之。東海西海。妙年兒女之心理皆同。然則百年後。正有外交界之花。執寒厓集等而繡以絲畫以扇者。雖不得以豐功偉烈。範像九衢。亦奚憾歟。亦奚憾歟。中華民國建國之十有二年九月十四日武進吳敬恆

八大人覺經箋註序

吾友丁先生仲祐。自少卽具度世苦厄之婆心。故於耽悅經史詞章之餘。窮研醫理。實際救人之患者已二十年。願雖每日求施治者衆多。先生得暇卽讀書。精篤特至。於

學多所通。通必造其深。其著述若醫書。若詞章算術書。已刊行者雖極精博。尙僅所學之一斑。最近由文章之深妙。廣徵於哲理。由哲理之會通。潛心於內典。先生乃恍然曰。茆茆已人之疾苦。猶爲末施。而惟能澈悟人之迷妄。斯云大慧。今之同胞衆生。顛倒於四魔五欲。攪亂世常。卽自身亦同陷苦惱。藥之者其惟佛說歟。然三藏奧典。其蘊深秘。向日納氏箋疏。務暢玄論。不重訓解。所以詞理鮮通。難達經旨。先生乃發願以中土詩書箋詁之法。施於梵經。並欲就漢魏古譯。先加釋註。重初源也。今註入大人覺經一卷已成。殆爲先生度世之第一法身船。誰歟能先至涅槃岸。余姑序於其首。而與同胞之憧擾苦海者一商榷也。民國七年一月六日吳敬恒序

四十二章經箋註序

人類之肇興。創造家與天演家各異其說。固皆謂在書契前累年以萬計。以千計者無不同。而書契之興。則近在六七千年以前。全世界之歷史家皆記之以如是。蓋明且晰也。而哲想之發育。極其全盛。僅三千年以來耳。東陸則老聃孔丘墨翟莊周。西海則德黎額來頤利圖柏拉圖亞利士多德。皆同時之表表者。而居東西之中。生諸哲之前。則又有身毒我佛喬答摩氏。之少數哲人者。其學說之精。理論之富。皆前聖所未逮也。大

千世界。盡與人境爲同乎。恒沙億年。皆與今日相似乎。胡爲而三千年以來。在吾曹所居之地球上。獨有此等哲人。能爲此等學說。爲此等理論。此誠不可思議。我佛其能說之歟。今姑舍此疑問而勿論。而論其實。固已有此至精之學說。至富之理論。出於三千年以來之少數哲人。吾人居東。而東學爲吾所固有。迎受異學。則有西學。西學東漸。最先爲身毒之學。而希臘之學。則傳之不及三百年。宜柏拉圖亞利士多德之遺書。西人在數十年前家喻戶誦。視若聖經賢傳者。至今日在我國不聞有一譯籍。而佛氏之書。則傳譯幾近二千年。去哲想發育全盛時代。僅數百年耳。我國老聃孔丘墨翟莊周之著作。方整理於秦火之餘。記載於藝文志。而我佛喬答摩氏之遺言。亦卽並時東來。與口授之文。璧中之籍。同爲漢代古書。如是佛學幾可稱爲我國固有之學。如言譯事。而佛書亦可稱爲我國創始之譯事。而此四十二章經者。在佛書不爲深微。然論典籍之價值。爲漢代古書。爲譯籍初祖。斷可視同六經三史。仲祐先生本以考據經師。發願闡明佛學。故其注解佛經。卽用漢儒解經家法。前注八大人覺經訖。吾已略說明之。今於此注。益見漢魏古書。連結漢唐注疏。非惟爲佛說貫通理解。且爲經典增益名著也。余雖不通佛說。而於天人之故。多所疑問。然對於仲祐先生之說解妙達。義蘊畢闡。亦

如頑石之能點頭矣。民國七年三月七日吳敬恆序

佛遺教經箋註序

恒研求天竺字母。而與我國音韻學家相接觸者。莫古於姚秦鳩摩羅什宮商體韻之一言。體韻云者。體與韻爲兩事。體卽云雙聲。封演聞見記云。周顒好爲體語。錢竹汀疑體語不詞。陳蘭甫乃引北齊書徐之才傳。尤好劇談體語。證封說之非誤。好爲體語者。卽南史羊戎好爲雙聲。北史魏收與崔巖嘗以雙聲相嘲之類。合雙韻而言之。則曰反語。吳書諸葛恪傳云。成子閤反語石子岡。顏氏家訓音辭篇云。孫叔然創爾雅音義。是漢末人獨知反語。是也。僅就韻而言之。則曰韻語。南史何長瑜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。高僧傳宋岷山通雲寺僧邵碩爲人好韻語。是也。若僅就聲而言之。則曰體語。又卽聞見記之所云。徐之才傳之所說者是矣。故唐譯悉曇字記。亦有十二韻三十五體文之名。體文卽謂雙聲母字。乃沿六朝之舊稱。迨後反語習稱爲反切。韻語爲韻部專門學問之所掩。其詞不足以槩舉。僅退而泛稱一部分有韻之詞。體語則更不顯於詞林。止以雙聲相稱。至晚唐字母行。宋元等韻之名以立。體語遂爲歷史中一名詞。無人過問矣。六朝人形况他人之形儀音吐。每好用聲韻等字。魏書宋弁傳之體韻和

雅。正與高允傳之音韻高亮。王肅傳之音韻雅暢。同一贊美其音吐。是體之爲字。實與若聲若音若韻。同熟于六朝人之口。韻字始立於晉初。而體之命名。當亦去羅什不遠。體韻並舉。出於羅什。以代表其天竺字母之聲韻。而當時之人若耳熟能詳而不忤者。則世儒談聲韻者。方與佛氏音聲之理。相互貫通。莫之有間之故也。觀彼宮商體韻之言。羅什以語慧叡。而謝靈運著十四音訓叙。條例梵漢。卽由以衆音異旨。諮叡而達解。益可見其時梵漢溝通之普矣。顧史稱羅什入關後。譯經逍遙園。諳誦衆經。無不究盡。轉能漢言。音譯流便。則其妙晰梵漢音旨。有所裨助於當日研音諸儒。本無足怪。彼手譯經論。至三百餘卷。實爲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來譯經最多之一人。故聞鳩摩羅什之名。不惟音韻家與之有最初之因緣。而談經藏者。亦必以譯聖目之。仲祐先生以經師之家法。箋註佛學之名著。最初古籍如後漢迦葉氏等之四十二章經。八大人覺經。諸篇。已次第脫稿。恒旣皆得而序之矣。而循次卽及於羅什之所譯。因佛遺教經者。雖止爲羅什衆譯中之一小品。然爲其爲我佛最後之遺言。而與四十二章經爲佛最初之垂訓者。適相照映。故先涉筆。刊校旣成。復令余贅一言。余惟先生詁解之精。向已深論。不必更說。而私心所驚嘆者。先生自發願註經。晨夜不倦。蒼翠羣目。方從事者。充溢積

軸。至巨數架。是將爭多於什公。爲經註之偉觀者也。恒亦竊羨什公之浩博。而無所可競。適求音書故實。流連其姓名。故卽牽引爲文。以見什公於恒。亦有因緣。聊引先生爲笑。許其序於書首可乎。民國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吳敬恒

讀民立報所載記述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

民立報所載謝先生炳樸等。致廉南湖吳芝瑛兩先生書。論及錢子泉先生所作吳先生傳。及孫寒厓先生所作吳先生詩稿題詞。傳與題詞。三月前亦刊載民立報。敬恒皆得詳玩而熟復之。諸君子之哀痛及表彰吳先生意無不同。而胸境各別。故彼此皆若不相饜。敬恒得舉其要點。拉雜屬論。

謝先生諸人之意。憾良弼殺吳先生。故一若欲塞吳太君之悲。惟有痛恨良弼。置良弼於不齒。乃爲得當。此人情然也。雖然。或者適所以誤造吳太君之不廣。吳太君爲堂堂烈士之賢母。未可輕測之以世俗之常情。且卽以世俗之常情論。對於生良弼與死良弼。決不能苟同。如其今日良弼而猶生存者。則愛子飲白刃。仇家方視息。一聞其名。自增哀痛。若當日仇人。亦早授首。則私人之恩怨。俱付逝水。所餘者。止有千秋萬歲後之歷史而已矣。吳太君豈一尋常女子。止知輾轉于加刃之小仇。輒喜門子座客。俱能載

指而詈耶。

蓋吳先生之頭。必自少卽奉賢母之命。預捐于我可愛之漢族。偶不得當。早拚爲滿人所購。良弼滿人。果使人購之去。是吳先生不憾良弼。獨憾旣購其頭。不肯償極大之代價。乃當時之事實。契買中華民國之全費。卽得自賣去吳先生一頭。所以張菊生先生序吳先生詩有云。綬卿不死。京津大局必早底定。此就才畧言。自別爲一義。至欲竭我之所知。當吳先生喪元之日。余尙滯迹倫敦。前乎吳先生之死。西方人情。堅繫於滿清。及聞竟殺吳先生。始交唾滿清。以爲萬不可再使此惡物存在。卽當時京津新軍界之斬然。全不兩附。又自殺吳先生始。亦非余之誣言。故就區區素狎。揣想吳先生之豪概。當馬惠田割其頭未殊。必曾痛極而笑曰。良弼豎子。畢竟奴才。輕以汝虜江山。易吾頭耶。然則將之去可矣。但勿悔汝自己之腿。亦飛而走耳。然則廣吾心於域外。良弼之與吳先生。私人卽小有恩怨。並無足論。

就異日彼史作彼語。良弼自爲彼中之鋒佼。若漢人無多吳祿貞。滿清有十良弼。以吾呼爾蹴爾。惟釣朱紫之民族當之。今日猶大清帝國可也。故吾人若登城頭。作胡語罵吳祿貞醜矣。在良弼棺材蓋上。鐫刻漫罵之漢詩文更醜。以大義論。良弼不割吳先生

之頭。不成其爲良弼。吳祿貞不炸良弼之腿。亦不成其爲吳祿貞。故良弼之主謀。以殺吳先生。還良弼腿使走上海而自證。亦直應之曰唯。無所謂悠悠之口。不盡無因也。顧良弼佳人。豈有全不知今日世界大義者。爲滿族謀。是其職也。但臣妾我。於義稍歉。不若吳先生爲漢族謀。既得職。復脫臣妾。與彼人亦平等。於大義更昭如。吳先生又雄傑。良弼知欲曲殉其不完全之大義者。非屈意交歡吳先生用柔道不可。此良弼平生慣技。傳誦一時者。吳先生亦利用之。陽交歡已盡人言之。此則吳良之私交所由起。然人類非無情之物也。除不得已爲大義所束外。彼我血肉動物。詩歌唱酬。族病扶持。安得無私交昆弟之感。雖深目多毛若猴。唇丹黝黑如鬼。風雨私窗。猶彼此纏綿生死。何況吳先生之與良弼。曾共蒙黃面皮於彼等之髑髏哉。故吳良爲公仇。爲至交。無一可疵。無一當諱。

但良弼之營救吳先生。脫升允之逆謀。却非以私交動心。以行其小不忍。嗚呼。人之云亡。邦國殄瘁。良弼知之。故其腿確有價值。去年三月。良弼與寒厓先生夜談。曰。楊生自柏林移書寄我。長篇累幅。主練兵造將。此君畢竟鉅子。又坐搖椅而言曰。東西洋之學生。來京就事者。我頗冷眼數之。然亦頗有人不肯來者。其人家境並不裕。又不會弄錢。

又不肯做官。真乃大奇。其詞氣之間。得一解事。若鈕惕生先生者。已有餘慕。若盡恃冷眼中人。惟有斷送而已。西洋留學生。復有名言。謂狗能噬狼。亦能爲狼噬。人終視感情如何。良弼意中。固知吳鈕輩。皆噬狼之狗。然爲凡情所動。癡望以相待冷眼中人之感情。轉變之爲噬人動物。吳尤雄偉。噬人可以無當。故以不殺之感情。收羅入彀之英雄。此真所謂鳳凰已翔於九仞之表。猶求之於樊籬下也。良弼雖佳人。不殺吳先生於升允署中。是其不智。殺吳先生於石家莊。是其寡謀。不智與寡謀。故終爲奴才。錢先生之傳吳先生有曰。甘督升允。深嫉祿貞。幾陷之至死。禁衛軍統制良弼。故友善祿貞。在北京營救得免。詞意何等森嚴。按而不斷。良弼之深心。與吳先生以豪勇見忌。當死不死。皆躍然紙背。且事實如此。不可掩也。不然有人更爲吳先生之事畧矣。深到之處。自與錢傳不相下。皆足載吳先生而千秋。獨敘述此一事。因有憾於良弼。遂造弱點。其爲言曰。甘督升允忌之。奏請斬以殉。而君已先行。幸免於難。此不惟違于當時報紙喧傳之事實。得京電而升謀始解。且果如先行之說。可邀幸免。爲問奏請何事。升允何官。陝甘何地。御薄笨車。行泥土中。縱窮日夜之力。先行能言。電奏不復。總督之權。不出於蘭州。朝旨默許。吳先生能幸免乎。此不能答後世之讀史者也。不必引證高文曲冊也。卽著

作三國演義之人。亦知曹孟德之禮待關雲長。五十大宴。三日小宴。進袍贈馬。聽踰五關而去。今日夕陽小市說書攤上。鑼鼓咚咚。追摹往事。何嘗以孟德之姓名牽連並說。有遜于雲長公之神勇。反使樓門貴君倚欄而聽。目爲貶詞。致其悲憤乎。然乎。

至於寒厓先生。高潔孤往。雲中獨鶴。春秋大義。自然皆備。與廉吳梁孟鼎足高曠。故有坐致公卿之階。皆不過抱關擊柝。遊戲都門。值文網方密之會。翼逃闡幽。不畏偵詆。曾不一數。並世見誦。無待詞贅。特素操筆。不能割頭。素飲水。不善炸腿。意志無若吳良之強。故未登舞臺。然人世血肉物。交際之感。亦遂偏至。自興亡既定。恩怨同消。一縷柔情。遂止縈繞于懷舊。正南北相持統一。凡與良弼有一面者。皆諱莫如深。乃寒厓先生之題詞。悼吳悼良。如一手足。忽逕付報章。魂夢皆坦白。此豈胸有渣滓者。肯不惜其羽毛如此乎。吳先生之身後史談。何待詩傳題詞。益毫末于邱山。始符表彰。故寒厓先生不費諛墓之筆墨。卽不肯隨癡人多說夢。論定之曰兩國士。卽不啻舉一部滿清亡國史。與一部民國開國史。一手作之。三字抵十萬言矣。餘則縱述家人瑣屑。以口吟終是難拋憐有母之語。描摹吳先生之純孝。並多敘良氏之推誠相與。正顯出吳先生之徑赴石家莊。屹不爲私情所動。此決非十死笨伯語也。母也天只。竟削之。而使孤本行世。真

爲賣菜翁作傳。令人氣死矣。此或謝先生等之悼其死友。一慟幾絕。失其倫次者歟。有是母始有是子。吳太君豈肯誤會芝瑛先生之意者。

吾非強詞奪理。爲良弼作辨護也。千秋而後。人能不忘吳先生。豈獨忘良弼。良弼於世界之大義未完。前已言之。獨欲自貴其族。臣妾他族。未如吳先生之志。脫他族之臣妾。並昆弟他族耳。然吾亦頗願爲良弼在張園開一追悼大會。用以愧夫人頭畜鳴之漢人。今日以失官之故。竟猶肯投身宗社黨。祝己族之復爲臣妾者。

釋爾雅名義

劉熙云爾昵也。昵近也。雅義也。義正也。五方之言不同。皆以近正爲主也。邢昺云。爾近也。雅正也。言可近而取正也。二家訓釋不殊。其指小異。劉氏之意。謂書訓一以正爲主。此書所述。皆近正也。邢氏則言讀書者近取是書。足以正其訓義。一指作書者言。一對讀書者言。各有深意。然義均可通。故後人兩主其說。指爲爾雅通義。都未深辨。蒙謂爾雅張揖以爲作始周公。談藝家取證法解與釋故篇文互證。稱爲有據。又大戴記小辨。孔子曰。爾雅以觀於古。足以辨言矣。爾雅之名。見稱孔子。信其爲周公所定。亦有本也。但如劉邢二家之說。爾雅兩文。皆當虛會其指。周初之書無此例。或曰典。或曰書。或稱